



CD

双语
译林

壹力文库 076

WOMEN IN LOVE

劳伦斯爱情经典
恋爱中的女人

让我们毫不犹豫地宣称：肉欲的激情与神秘同神的神秘与激情一样神圣。谁还会对此加以否定？

——D. H. 劳伦斯

D. H. Lawrence

〔英国〕D. H. 劳伦斯 著 黑 马 译



译林出版社

双语译林
壹力文库
076

[英国]D. H. 劳伦斯 著
黑 马 译

恋爱中的女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恋爱中的女人：汉英对照 / (英) 劳伦斯
(Lawrence, D. H.) 著. —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9
(双语译林·壹力文库)
ISBN 978-7-5447-4479-9

I. ①恋… II. ①劳… ②黑… III. ①英语—汉语—对照读物
②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27205号

书 名 恋爱中的女人
作 者 [英国] D. H. 劳伦斯
译 者 黑 马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谢晗曦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毫米 1/16
印 张 28.75
字 数 440千字
版 次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479-9
定 价 56.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荒原上的苦难历程

——《恋爱中的女人》译序^①

张爱玲在自己的一本小说序言中曾说：“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沉浮，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②

我以为 D.H. 劳伦斯正是以这种心境写作这部巨著的。小说留给读者的，只能是荒芜的寂寥。至于那心灵荒原上的情、欲、爱，真可以用大诗人迈克尔·德雷顿的几行诗来描摹：

爱在吐出最后一丝喘息，
忠诚跪在死榻一隅，
纯真正在双目紧闭……^③

小说伊始，我们已经看到这样一个女人：她面色苍白，衣着华贵，举止高雅，其实是一个性变态的女人。她凶狠、狡诈，一心要占有男人的灵魂。她为变态的强烈情欲所驱使，对男人可以竭尽温情，一旦遭到挫败，她又会像疯子一样报复，大家闺秀的高雅此时会丧失殆尽，只露出魔鬼的本来面目。她是一个疯狂的刽子手，她就是贵妇人赫麦妮。

小说向我们展示出的伦敦城，一片黯淡阴冷，蓬帕杜尔咖啡馆更是乌烟瘴气。一群行尸走肉般的男女，无望地及时行乐，鬼混度日。他们心灵空虚，万念俱灰，烟酒也无法排遣心中无端的苦闷与孤独，情欲的放纵只能加深心灵的痛苦。好一幅世纪末的群像！

① 《恋爱中的女人》译者序言最早写于 1988 年末。北岳版 / 译林版 / 台湾千华版 / 台湾猫头鹰版 / 中央编译版均采用该序。本次在原序基础上进行了较大修改增删。

② 张爱玲：《传奇》再版自序，《张爱玲短篇小说集》，皇冠出版社。

③ 迈克尔·德雷顿：《爱之永诀》，《英诗金库》，牛津大学出版社。

小说以“恋爱中的女人”作为书名，这个书名表达的或许只有小说一半的内容，实则劳伦斯用更多的篇幅描写伯金和厄秀拉、杰拉德和戈珍这两对情人苦涩的恋情，写他们的追求。他们身处在一个悲剧的氛围中，心头笼罩着总也拂不去的阴影。他们试图用爱——异性的及同性的来填补心灵的孤独，可陌生的心总也无法沟通。他们甚至失去了生的意志——爱不起来、活着无聊、丢弃不忍、结着幽怨、系着压抑。郁闷的心境令人难以将息。

伯金是一个天生的悲剧之子，他有着过于纤弱的灵魂与羸弱的体质，这些足以铸就他悲剧的气质。这样一个痛苦的精灵在冷酷无情的工业文明时代只能活得更累，苦难更为深重。他冷漠、忧郁、绝望，总在痛苦地思索人类的命运与人生的意义，但得出的都是悲剧性的结论：人类已日暮途穷，机器文明将导致人类的彻底毁灭。

这个悲剧之子在爱情上同样苦苦地求索。贵妇人赫麦妮在千方百计缠着他，那强烈的变态情欲令伯金厌恶，可他又舍不得与她断绝关系，最终自食其果，险些被赫麦妮杀死。他追求着才女厄秀拉，他们双双追求着一种灵与肉和谐的性关系。可他们始终达不到这个崇高的理想境界。冥冥中的忧郁、陌生与苦楚阻隔了他们，时有情欲的放纵也成过眼烟云。与此同时伯金无法抵抗杰拉德的魅力，他需要杰拉德的同性友谊做他爱情生活的补充。他与杰拉德时有冲突，无法达到情同手足的程度。这又是一种折磨。

由此可见，伯金是一个现代的悲剧浪漫者。他预感大难临头，对社会和世界早已绝望，因此要追求一个个人圆满的结局了此一生。伯金是不幸的，个性悲剧与社会现实的黑暗只能把他一步步推向苦难的深渊。他的爱，他的思索与追求，是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知识分子的痛苦写照。欲哭无泪、欲罢不能、不堪回首、前景叵测，此乃伯金的苦难历程。

杰拉德·克里奇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人物。他是一位工业巨子，劳伦斯称之为“和平时期的拿破仑，又一个俾斯麦”。他一心只想发展企业，增加利润，像一台精密的机器不知疲惫地运转。他对工人冷酷无情，毫无人性与人道可言；他信奉科学和设备，不知不觉中自己却成了机器的奴隶。随着企业的大发展和资本的大幅度增加，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异化为非人。他心灵空虚，毫无情感，空有一具美男子的躯壳，深感疲乏无力，生的欲望早已丧失殆尽。他时而会

在梦中惊醒，在无限的孤独中瑟瑟发抖，生怕有朝一日变成一具行尸走肉。他是一个精神上的阉人，心早已死了。

为了寻回真实的自己，他想到了爱，想借此良方起死回生。他先是与女模特米纳蒂厮混，后又追求良家女儿戈珍。可是死人是无法爱的，他身上那股死亡气息只能令戈珍窒息。

最终戈珍弃他而去，投入了一个德国雕塑师的怀抱。杰拉德气急败坏，精神错乱中死在冰天雪地的阿尔卑斯山谷中。一具心灵冰冷荒芜的躯体葬在冰谷中，这儿是他最恰当的归宿。

如果说小说里还有什么亮点和纯粹的温暖和感动，这应该说来自杰拉德的父亲老矿主克里奇先生。这是个淹没在喧嚣与骚动的浪潮中时隐时现的人物，似乎游离于主体和主题，但似乎又是不可或缺，起着某种平衡作用。这绝不是劳伦斯有意无意中的闲笔，他像长久阴天的寒冬里偶尔透过乌云闪烁一下的太阳，其光芒稍纵即逝，但却能令整部小说富有温暖色调。这个老父亲的角色似乎是劳伦斯理想中最好的父亲，是最理想的企业家，他经过资本的原始积累后良心未泯，内心充满了原罪感，对苦难中的矿工充满同情和怜悯，多有善举。他甚至认为从事劳动的矿工们是最高尚的，这些穷人比他更接近基督，如果不是为了扩大生产，他甚至想要把财产全分给他们。几个不同的章节里时而出现濒死中不断反思生命和生活的老克里奇，同时将果断刚毅与矿工为敌的工业巨子儿子杰拉德随时置身于与父亲的对比中。最终，生活的逻辑战胜了理想，老克里奇必须死去，虚幻的基督教的爱必须让位于残酷的工业文明的发展逻辑。而且，让他死去的还有那些他自叹不如的比他接近基督的矿工们，他们对他的仁慈并不领情，他们生活在“民主”时代，要求的是生来平等。可是“一旦人们开始为财产的平等而斗争，如何分得清哪是为平等而战的激情，哪是贪欲的激情？”^①于是，老克里奇先生抑郁而死。劳伦斯的笔是那样残酷，他让老克里奇缓慢地在心灵与肉体的病痛中抽丝般地死去，多少章过去了，老克里奇一直在背景中隐现，不肯死去，枯竭的身躯和枯槁的病容一再如幻影出现，似乎在用游丝般的温暖平衡小说的残酷，又似乎是用自己的磨难昭示着现实的残酷无情。小说的逻辑遵从了现实的逻辑，老克里奇必死，这个理想人物必须让他遭到现实最残酷的扼杀——恨他如绊脚石的杰拉德们

^① 见拙译《恋爱中的女人》，本书第204页。

和他深爱着的穷人们一刀一刀地将他处以刷刑，这是文明发展的利刃，掌握在看似对立的两个不同的阶级手中，但都对准了他。但就是这盏风中的蜡炬，给《恋爱中的女人》荒芜的高原增添了难得的亮色。

关于这部小说，学术界的论文与专著已经汗牛充栋，几乎穷尽了全部可以研究的话题和角度。因为这是劳伦斯最重要的小说之一，从时序上说，估计是英语文学中首部现代主义小说。^① 小说肇始于战前和平时期，是工业革命如日中天的发达期，背景是轰轰烈烈开发中的煤矿区与矿区附近依旧田园诗般的旧英国乡村，但却重写并杀青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应该说是少有的“战争”小说。但它又像劳伦斯同时期的很多中短篇小说一样，反倒没有战争场景，没有前线的惨烈杀戮，其故事和人物经历的是内心的战争和两性之间的战争。其荒芜而荒谬的内心世界与外部场景都令人把它比作小说中的《荒原》。但事实是，如果不是因为受它的姊妹篇《虹》在1915年遭禁的影响，完稿后拖延四年才于1920年在美国出私人征订版并在次年才在英国出版，它会比广为人知的现代主义作品《荒原》和《尤利西斯》早出版几年。即使拖延四年出版，也和后两部作品在同一时间段面世。所以萨加说它是英语世界里的首部现代主义小说。同时，按照文化批评大家霍嘉特的观点，它是英国小说中的高峰之一。^②

既然是如此的高峰之作，其成就自然是有目共睹，并且如霍嘉特所说，这样的书不可重复，不是别人写小说的模仿物，它更该被看成是丰富的矿藏：任何做小说者必读它，并且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它的影响。

劳伦斯曾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中借康妮之口道出对好小说的看法，说：“小说，如果写得恰到好处，可以揭示生命之最为隐秘地带。”^③

从写实的表象上看，劳伦斯让《虹》中两个英国小镇上的新派女性通过恋爱关系与采矿业的工业巨子和郡政府的教育官员发生接触，很快把小镇的女性婚恋话题转向国家、民族、民主、欧洲和世界的问题上。劳伦斯继承了传统英国小说中对风光绮丽的小镇生活

① 见拙译凯斯·萨加：《劳伦斯的绘画世界》，金城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② 见 Richard Hoggart: *Between Two Worlds*, Aurum Press, 2001年，第83页。

③ 见拙译《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译林出版社中英双语版，2009年，第86页。

的热爱，刻画了形象各异的小镇人物，这是因为从根本上说英国是一个小镇组成的国家，令人想起《米德尔马契》《傲慢与偏见》《弗洛斯河畔的磨房》《苔丝》，甚至《简·爱》。但他大大超越了哈代、艾略特和奥斯汀，很快就让两个新女性走入了男人的世界，走向了无比广阔的空间，从伦敦走向了欧洲。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场景的蒙太奇般的组接和切换，伴随着人物激烈的争吵和情欲的释放，令读者在紧张的节奏中迅速感受到了英国社会的动荡变迁，感受到工业文明的乱象丛生，人们的内心活动紧张跌宕，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无论有产阶级、无产阶级还是夹在中间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都无所适从，世纪末的黑云压在每个人心头，看不到乌云的任何尽边。生活的镜头迅速切换着，心灵的窗口迅速打开，戏剧冲突犹如一场场祭奠的仪式，场景都笼罩在浓重的甚至是浓艳的色彩下，令人感到有古希腊悲剧的音乐和鼓声在奏响，有上帝的彩笔在涂抹着浓艳的色块。这就是最典型的表现主义写法了，可以称之为戏剧诗。英国现代小说到了这里，算是真正达到了一个高峰，而且是独一无二的高峰，无可比拟。因为它如此凝练、紧张地揭示了太多的现实和心灵的隐秘之处，手法如此反传统，这样的杰作竟然出自一个如此年轻的作家，其价值肯定是要被无情地埋没多年才能被后人认识。特别是劳伦斯在此表现出了超阶级意识，把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写成一个硬币的两面，让他们中间仅仅隔着利益，实则都是文明的牺牲品，这样石破天惊的揭示只有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里才能得到响应。所以劳伦斯受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攻击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但真理总是要有先知来揭示，先知往往是要上十字架和火刑柱的。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恋爱中的女人》是一部非凡的启示录式的作品。

作为文学作品的这本新的启示录意象纷呈，光影迷离，于无声处时而惊雷阵阵轰鸣，似有神的宣判。不错，厄秀拉和戈珍的名字本身就隐含着神话悲剧的启示：一个是历史上的烈女，带领 1100 个处女出使匈奴，惨遭杀害；另一个是条顿传奇中尼伯龙根国王的公主，杀了自己的丈夫。而在小说中，厄秀拉以新女性的姿态义无反顾地进入与伯金的危险的性关系中，一面体验自己所爱之人的男性神话，也体验性关系中彻底的赤裸和爱到极点时彻底忘却羞耻的极端情色感受，同时明知无望，还是竭尽全力将伯金拯救出同性情爱的迷惘

苦海，其实她是在扮演烈女的角色，烈女并非只出现在战场，也出现在情场。戈珍则同样与杰拉德一起体验了彻底的放纵，又遵循自己激情冲动的引领与杰拉德分道扬镳，首先从精神上杀死了杰拉德，最终杰拉德在变成行尸走肉的情况下自己倒毙在雪谷中，他其实是被神话中的戈珍公主杀死的，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自投命运的罗网。所以两对恋人的性爱体验总是像一场场宗教仪式，令人感到那不是做爱，而是在把他们自己献给神的祭坛。劳伦斯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将隐含的神化原型与现实世界嫁接，为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从批评视角审视他的作品埋下了引子。

这书里展开的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性战争，没有刀枪剑戟，但字里行间战火纷飞，人性的隐秘地带一一得到触动。两对情人历经感情折磨，历经疯狂的爱欲宣泄，历经感情和性爱的暴力，最终以杰拉德变疯而死为结束；但故事远没结束，厄秀拉和伯金并没有达到完全和谐，故事的结局是开放式的，结尾是伯金对死去的杰拉德冥冥中的倾诉：那死去的和正在死去的仍然可以爱。^①

劳伦斯在为这部小说写下的自序中表白道：“男人为其即将生出的欲求而挣扎并寻求满足。如同蓓蕾在树木中挣扎而出，新的欲求之花在磨难中生自人的体内。任何一个真正有个性的男人都会试图认识并了解他身心中正在发生什么，他要挣扎，以得出语言上的表达。这种挣扎决不应该在艺术中被忽略，因为它是生命之重大部分；这决非理念强加于人，而是为获得意识生命而进行的激情抗争。”^② 这段听似与“恋爱中的女人”关系不大的话是在昭示生命新的隐秘地带。故事远没有结束甚至是刚刚开始。

所以“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霍嘉特才把这部小说推崇为英国小说的一个高峰，霍嘉特还说，这样的小说能改变读者，读了这样的小说，我们对自己人格潜流的感觉从此变了：改变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看待我们与他人之间关系的方式，看待社会的方式，看待时间与代际、家庭与地域和空间的方式。^③ 总之这部小说完全符合劳伦斯自己给小说下的定义：“闪光的生命之书”。这是因为，作为小说，它揭示的是生命的全部，甚至是劳伦斯所说的人性最隐秘的地带，

① 见拙译《恋爱中的女人》，本书第439页。

② 见拙译《书之孽》，金城出版社，2012年，第261页。

③ 见 Richard Hoggart: *Between Two Worlds*, Aurum Press, 2001, 第84页。

这是任何哲学、宗教或伦理学都无法在自己领域里的一本书里能揭示的。所以劳伦斯说作为小说家，他感觉比圣人、哲学家、科学家和诗人都优越，因为那些人只能主宰人的不同部分，却不能获得人的整体，而小说家的小说却能让人全身颤抖。^①

^① 见拙译《劳伦斯文艺随笔》，漓江出版社，2004年，第238页。

目 录

荒原上的苦难历程——《恋爱中的女人》译序	1
第一章 姐妹俩	1
第二章 肖特兰兹	16
第三章 教室	27
第四章 跳水人	37
第五章 在火车上	44
第六章 薄荷酒	53
第七章 神符	67
第八章 布莱德比	72
第九章 煤灰	98
第十章 素描簿	106
第十一章 湖中岛	110
第十二章 地毯	120
第十三章 米诺	129
第十四章 水上游园会	140
第十五章 星期天晚上	173
第十六章 男人之间	181
第十七章 工业巨子	192

第十八章	兔子	212
第十九章	月光	222
第二十章	格斗	242
第二十一章	开端	252
第二十二章	女人之间	266
第二十三章	出游	275
第二十四章	死亡与爱情	294
第二十五章	是否结婚	320
第二十六章	一把椅子	324
第二十七章	远游	334
第二十八章	戈珍在蓬帕杜尔咖啡馆	349
第二十九章	大陆	355
第三十章	雪	365
第三十一章	雪葬	404
第三十二章	退场	434

第一章 姐妹俩

一天早上，在贝多弗^①父亲的家里，布朗温家两姐妹厄秀拉和戈珍^②坐在外飘窗的窗台上，一边绣花、绘画，一边聊着。厄秀拉正绣一件色彩鲜艳的东西，戈珍膝盖上放着一块画板在画画儿。她们默默地绣着、画着，想到什么就说点什么。

“厄秀拉，”戈珍说，“你真不想结婚吗？”

厄秀拉把刺绣摊在膝上，抬起头来，神情平静、若有所思地说：“我不知道，这要看怎么讲了。”

戈珍有点吃惊地看着姐姐，看了好一会儿。

“这个嘛，”戈珍调侃地说，“一般来说指的就是那回事！但是，你不觉得你应该，嗯，”她有点神色黯然地说，“应该比现在的处境更好一点吗？”

厄秀拉脸上闪过一抹阴影。

“应该吧，”她说，“不过我没把握。”

戈珍又不说话了，有点不高兴了，她原本要得到一个确切的答复。

“你不认为一个人需要结婚的经验吗？”她问。

“你认为结婚是一种经验吗？”厄秀拉反问。

“肯定是，不管怎样都是。”戈珍冷静地说，“可能这经验让人不愉快，但肯定是一种经验。”

“那不见得，”厄秀拉说，“也许倒是经验的结束呢。”

戈珍正襟危坐，认真听厄秀拉说这话。

“当然了，”她说，“是要想到那个。”说到此，她们不再说话了。戈珍几乎是气呼呼地抓起橡皮，开始擦掉画上去的东西。厄秀拉则

① 本书中的贝多弗，其蓝本基本上是劳伦斯故乡伊斯特伍德镇，书中的景物描写与现实中的伊斯特伍德城乡有多处惊人一致的地方。

② 厄秀拉（Ursula）是历史上一个烈女的名字。圣厄秀拉曾带领1100个处女出使匈奴，但匈奴人在科隆附近将她们杀害了。劳伦斯笔下的厄秀拉在小说《虹》中战胜了生活和爱情的磨难，一心等待着与“神的儿子”携手。与她形成对比的是妹妹戈珍（Gudrun）。这是条顿传奇故事中一个女人的名字，她是尼伯龙根国王的公主，杀死了自己的丈夫阿特利。而本书中戈珍的丈夫最终自戕而死。

专心地绣她的花儿。

“有像样的人求婚你不考虑接受吗？”戈珍问。

“我都回绝了好几个了。”厄秀拉说。

“真的呀？！”戈珍绯红了脸问，“是什么值得你这么干？你真有人了吗？”

“有，年薪上千镑，而且人很棒，我太喜欢他了。”厄秀拉说。

“真的呀！是不是你让人家引诱了？”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厄秀拉说，“一到那时候，压根儿就没了引诱这一说。要是我让人家引诱了，我早立即结婚了。我受的是不结婚的引诱。”说到这里，两姐妹的脸色明朗起来，感到乐不可支。

“太棒了，”戈珍叫道，“这引诱力也太大了，不结婚！”她们两人相对大笑起来，但她们心里感到可怕。

这以后她们沉默了好久，厄秀拉仍旧绣花儿，戈珍照旧画她的素描。姐妹俩都是大人了，厄秀拉二十六，戈珍二十五。但她们都像现代女性那样，看上去冷漠、纯洁，不像青春女神，反倒更像月神。戈珍很漂亮，皮肤柔嫩，体态婀娜，人也温顺。她身着一件深蓝色丝绸上衣，领口和袖口上都镶着蓝色和绿色的亚麻布褶边儿，长筒袜则是翠绿色的。她看上去与厄秀拉正相反。她时而自信，时而羞赧，而厄秀拉则敏感、充满期望。这小地方的人让戈珍那泰然自若的神态和毫无掩饰的举止吓着了，说她是“精明的女人”。她刚从伦敦回来，在那儿住了几年，在一所艺术学校边工作边学习，过的是出入画室的生活。

“我现在在等一个男人的到来。”戈珍说着，突然咬住下嘴唇，做了个奇怪的鬼脸儿，一半是狡黠的笑，一半是痛苦相。这模样把厄秀拉吓了一跳。

“你回家来，就是为了在这儿等他？”她笑道。

“得了吧，”戈珍尖声叫道，“我才不会上赶着去找他呢。不过嘛，要是真有那么一个人，相貌出众，又收入颇丰，那——”戈珍有点不好意思，话没说完。然后她盯着厄秀拉，好像要看透她似的。“你不觉得你都感到厌烦了吗？”她问姐姐，“你是否发现什么都无法实现？什么都实现不了！一切都还未等开花就凋谢了。”

“什么没开花就凋谢了？”厄秀拉问。

“嗨，什么都是这样，自己啦，一般的事情啦，都这样。”

姐妹俩不说话了，都在茫然地考虑着自己的命运。

“这是够可怕的。”厄秀拉说，停了一会儿又说，“不过你想通过结婚达到什么目的吗？”

“那就是下一步的事儿，不可避免。”戈珍说。

厄秀拉思考着这个问题，心中有点发苦。她在威利·格林学校教书，工作好几年了。

“我知道，”她说，“人一空想起来似乎都那样，可要是设身处地地想想就好了，想想吧，想想你了解的一个男人，每天晚上回家来，对你说声‘哈罗’，然后吻你——”

谁都不说话了。

“没错！”戈珍小声说，“这不可能，男人不可能这样。”

“当然还有孩子——”厄秀拉迟疑地说。

戈珍的表情严峻起来。

“你真想要孩子吗，厄秀拉？”她冷冷地问。听她这一问，厄秀拉脸上露出迷惑不解的表情。

“我觉得这个问题离我还太远。”她说。

“你是这种感受吗？”戈珍问，“我从来没想过生孩子，没那感受。”

戈珍毫无表情地看着厄秀拉。厄秀拉皱起了眉头。

“或许这并不是真的，”她支吾道，“或许人们心里并不想要男人和孩子，只是做做表面文章而已。”戈珍的神态严肃起来。她并不需要太肯定的说法。

“可有时一个人会想到别人的孩子。”厄秀拉说。

戈珍又一次看看姐姐，目光中几乎有些敌意。

“是这样。”她说完不再说话了。

姐妹两人默默地绣花、绘画儿。厄秀拉总是那样神采奕奕，似一团被压抑的火焰。她自己独立生活很久了，洁身自好，工作着，日复一日，总想把握住生活，照自己的想法去把握生活。表面上她停止了活跃的生活，可实际上，在冥冥中却有什么在生长出来。要是她能够冲破那最后的一层壳该多好啊！她似乎像一个胎儿那样伸出了双手要冲出母腹。可是，她不能，还不能。她仍有一种奇特的预感，感到有什么将至。

她放下手中的刺绣，看看妹妹。她觉得戈珍太漂亮、实在太迷

人了，她柔美、丰腴、线条细腻。她还有点顽皮、淘气、出言辛辣，真是个毫无瑕疵的本色人儿。厄秀拉打心眼儿里羡慕她。

“你为什么回家来，普伦^①？”

戈珍知道厄秀拉羡慕她了。她直起腰来，线条优美的眼睫毛下的目光凝视着厄秀拉。

“问我为什么回来吗，厄秀拉？”她重复道，“我自己已经问过自己一千次了。”

“还不知道吗？”

“知道了，我想我明白了。我觉得我退一步是为了更好地前进。”

说完她久久地打量着厄秀拉，目光询问着她。

“我知道！”厄秀拉叫道，那神情有些迷茫，像是在说谎，好像她不明白一样，“可你要跳到哪儿去呢？”

“哦，无所谓。”戈珍说，口气有点超然，“一个人如果跳过了篱笆，他总能落到一个什么地方的。”

“可这不是在冒险吗？”厄秀拉问。

戈珍脸上渐渐掠过一丝嘲讽的笑意。

“啊！”她笑道，“不过是说说而已！”她又不说话了，可厄秀拉仍然沉思着。

“你回来了，觉得家里怎么样？”她问。

戈珍冷漠不语然后冷冷地直白道：

“我发现我完全不是这儿的人了。”

“那爸爸呢？”

戈珍几乎有点反感地看看厄秀拉，有些被迫的样子，说：

“我还没想到他呢，我不让自己去想。”她的话很冷漠。

“好啊。”厄秀拉吞吞吐吐地说。她俩的对话的确进行不下去了。姐妹俩发现自己遇到了一道黑洞洞的深渊，很可怕，好像她们就在边上窥视一样。

她们又默默地做着自己的活儿。一会儿，戈珍的脸因为控制着情绪而通红起来。她不愿让脸红起来。

“我们出去看看人家的婚礼吧。”她终于说话了，口气很随便。

“好啊！”厄秀拉叫道，急切地把针线活儿扔到一边，跳了起来，似乎要逃离什么东西一样。这么一来，反倒显得刚才气氛紧张了，

^① 戈珍的昵称。

令戈珍感到不快。

往楼上走时，厄秀拉注意地看着这座房子，这是她的家。可是她讨厌这儿，这块肮脏、太让人熟悉的地方！她内心深处对这个家是反感的，这周围的环境，整个气氛和这种陈腐的生活都让她反感。这种感觉令她恐怖。

两个姑娘很快就来到了贝多弗的主干道上。这条街很宽，路旁有商店和住房，布局散乱，街面上也很脏，不过倒不显得贫寒。戈珍刚从切尔西^①和苏塞克斯^②来，对中部这座小煤镇子十分厌恶，这儿真叫杂乱丑陋。她朝前走着，穿过长长的砾石街道，到处都混乱不堪、肮脏透顶、小气十足。人们的目光都盯着她，让她感到很难受。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回来，为什么要尝尝这乱七八糟、丑陋不堪的小城滋味。她为什么要屈从于这些毫无意义、丑陋不堪的人的折磨，为什么要屈从于这座毫无光彩的农村小镇呢？为什么她仍然要向这些东西屈服？她感到自己就像一只在尘土中蠕动的甲壳虫，这真令人反感。

她们走下主干道，从一座黑乎乎的公共菜园旁走过，园子里残剩的白菜沾满了煤灰，不知羞耻地支棱着。没人感到难堪，没人为这个感到不好意思。

“这真像地狱中的乡村，”戈珍说，“矿工们把它带到地面上来，是用铲子挖上来的。厄秀拉，这可真太好玩了，太好了，真是太妙了，这儿是另一个世界。这儿的人全是些食尸鬼，这儿什么东西都沾着鬼气。全是真实世界的鬼影，是鬼影、食尸鬼，全是些肮脏、齷齪的东西。厄秀拉，这简直跟疯了一样。”

姐妹俩穿过一片黑魆魆、肮脏不堪的田野。左边是散落着一座座煤矿的谷地，谷地对面的山坡上是小麦田和森林，远远的一片黧黑，就像罩着一层黑纱一样。白烟柱、黑烟柱拔地而起，像在黑沉沉的天空上变魔术。近处是一排排的住房，顺山坡逶迤而上，一直通向山顶。这些房子用暗红砖砌成，房顶铺着石板，看上去不怎么结实。

姐妹俩走的这条路也是黑乎乎的。这条路是让矿工们的脚步一步步踩出来的，路旁围着铁栅栏，出口上的阶梯^③让矿工们的厚毛布

① 切尔西是伦敦聚集了文学艺术家的一个区。

② 英国南部的一个郡，比工业化的中部地区环境优雅许多。

③ 英国的农田和草场多被木栅栏和铁栅栏围隔，栅栏中间开辟一些狭窄出口，出口上有木质或铁质阶梯专供行人翻越。